



1988
年 号

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编



西北历史研究

三秦出版社

目 录

秦汉西羌的部落和部落组织·····	王宗维(1)
汉唐时期长安、洛阳的西域人·····	李健超(41)
论回鹘与辽的关系·····	张云(84)
清代中叶前西安地区回民的分布和经济生活·····	王宗维(101)
北宋长安城的商税收入及其在各大城市中的 地位·····	李之勤(115)
大非与墨离·····	周伟洲(129)
宋代陕北城寨考·····	吕卓民(143)
阿古柏入侵前英国对我国新疆的侵略·····	董志勇(194)
《中俄伊犁条约》签订后新疆地区中俄贸易 研究·····	厉声(201)
准噶尔边界地区居民概况 ·····	(俄)M.N.韦纽科夫 李步月译(228)
历史地理在东方学研究中的地位 ·····	(苏)Л.Н.古米列夫 姬增录译(243)
子午道历史资料校释(选录)·····	李之勤(258)

秦汉西羌的部落和部落组织

王宗维

西羌的部落组织，是研究羌族史的基础。这个问题，关系到它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、分布区域、迁徙和同中原王朝的关系等，如果不解决，就无法对秦汉时期西羌的历史作出系统而全面的论述。本文就此提出一些看法，求正于读者。

一、西羌的中心地区及其外迁

第一次系统论述西羌历史的是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。这是一篇提纲性的文章，它给我们描绘出了秦汉西羌状况较完整的画面。文中关于部落和部落组织写道：

其俗氏族无定，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。十二世后，相与婚姻，父没则妻后母，兄亡则纳孀嫂，故国无嫠寡，种类繁炽。不立君臣，无相长一，强则分种为酋豪，弱则为人附落。

又说：

羌无弋爰剑者，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，以为奴隶。……后得亡归……遂俱亡入三河间。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，怪其神，共畏事之，推以为豪。河湟间少五谷，多禽兽，以射猎为事，爰剑教之田畜，遂见敬信，庐落种

• 1 •

人依之者日益众。……其后世世为豪。至爰剑曾孙忍时，秦献公初立，欲复穆公之迹，兵临渭南，灭狄獯戎。忍季父印畏秦之威，将其种人附落而南，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，与众羌绝远，不复交通。其后子孙分别，各自为种，任随所之。或为牦牛种，越嶲羌是也；或为白马种，广汉羌是也；或为参狼种，武都羌是也。忍及弟舞独留湟中，并多娶妻妇。忍生九子为九种，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，羌之兴盛，从此起矣！

这段有线有面的论述，使我们对西羌早期的历史有了概括的了解。

秦厉公在位，当战国初年，公元前476—前443年，无弋爰剑进入湟中羌人地区，当不晚于前443年。至其曾孙忍时，秦献公初立，即公元前384年后的二三年，其间4代约60年。在此期间，由于无弋爰剑的带动，使“少五谷”①的湟中羌人增加了粮食生产，分散的氏族部落在他的影响、组织下，结成了早期部落大联盟，无弋爰剑的子孙成为世袭的部落联盟盟主，西羌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。

西羌的分布，以河、湟间为中心，向四处扩散。印种羌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。赐支河曲指今青海贵德县西共和县南地区，其西数千里，当越过柴达木盆地到达祁连山西端的敦煌祁连间至阿尔金山一带。牦牛羌称越嶲羌，以其居于越嶲水而得名，越嶲水在川西越嶲县发源，北流入大渡河，今为彝族居住区，古时为牦牛羌所居，这是迁往最南部的一支。白马羌在西汉时的广汉郡，郡境有甸氏道、刚氏道。县有蛮夷曰道，地名称氏，可见氏人的势力大于羌。汉代在此有白马羌，又称白马氏，氏羌逐渐融合。郡境有阴平道，《华阳国志》阴平道条记：境内有黑水羌、白水羌、紫羌。白水即今白龙江，黑水为其上源支流，可见阴平以北

为白马羌及其分支的势力范围。参狼羌在武都郡，郡有氐人，羌与氐杂居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看出，在战国中期，西羌的分布地区以河湟为中心，东部到达今甘肃的武都地区、四川的平武、青川一带；东南越过大渡河到达四川大凉山彝族自治州西部；西部到达酒泉敦煌南山和阿尔金山一带，广数千里。这就是西羌部落的分布范围。不过，上引文说：印羌“与众羌绝远，不复交通”，实际上犂牛羌也是如此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将其列入西南夷传，不再称羌，就是明证。

忍传至子研，臣属秦孝公。孝公约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组织92个戎狄部落首领入朝周显王，研在其列，从此无弋爰剑的嫡系部落改称研种。从爰剑至研嫡系部落的居地，《西羌传》记：研种十三世传至烧当，烧当又传至玄孙滇良，“世居河北大允谷”。东汉时大允谷（又作大榆谷）多次出现，位置在今贵德县大河以北。但是，这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并不好，致使居于此地的烧当羌“种小人贫”，显然与无弋爰剑推广农业生产的情况不符。今西宁市西北有条河叫西河（下西河），湟中县地图称其为允谷川，正是卡约文化分布地区。遗址沿河绵延50余里，考古学者认为卡约文化就是羌族文化。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考察，可以看出，从无弋爰剑至研，羌人活动的政治中心在今西宁西北下西河到西宁市地区，而不在别的地方。贵德县境的大小允谷，是烧当羌被先零羌排挤出湟水流域中部地区后另起的地名，原居地为允谷，新居地亦称允谷，后译为榆谷。

允谷的允读音如何，与研有何关系，过去无人留意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金城郡辖允吾、允街二县。应劭和孟康注：“允音铅。”②研，古代亦可读干。《集韵》、《韵会》：“倪坚切”，《唐韵》“五坚切”，今陕西省汧水简化为干水，汧阳县简化为干阳县就是从古音而来，研、汧原音相同。这样，允谷就是研谷，允吾、允街大概就是研种羌的分支部落迁居此地所起的

地名。研种羌在西汉初年的部落分布，东至湟水下游和乌逆水，西南至河曲，南至大河，北至浩门水流城。

二、部落名称和部落联盟

无弋爰剑进入羌中地区前后，西羌的社会状况是“氏族无定，或以父名、母姓为种号”和“不立君臣，无相长一”，就是说还处在原始氏族部落制阶段。“杀人偿死，无它禁令”，说明私有制还没有发展到用法律保护的程度。至于“妻母”、“纳嫂”，则是为了氏族部落的发展。此后，西羌的社会开始慢慢发生变化。

促进这种变化的力量，是生产的不断发展。爰剑“教之田畜”，逐渐改变了河湟间“少五谷”、“以射猎为事”的生产状况，使经济迅速得到发展。经济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组织的变化，原先各氏族部落间“无相长一”，在无弋爰剑的感召下，逐渐结成了早期的部落联盟。“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”，正是形成过程中的具体表现。从此，以湟中地区为中心形成的联盟，开始了无弋爰剑家族“世世为豪”的稳定时代。不仅如此，其子孙还被派出分领各部，“忍生九子为九种，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”，通过这种形式至少把河湟地区及其附近的诸羌部落组织在联盟中。不过，这种联盟限于生产水平低下、经济基础薄弱，还没有发展到建立国家政权的程度。参加联盟的成员，并不受盟主的强力约束，当秦献公的兵力逼近时，就是无弋爰剑家族领导的部落，也没有结成抗秦的军事同盟奋起抵抗，而是“任随听之”。部落间“更相抄暴，以力为雄”的传统依然存在。最突出的是先零羌以武力夺占了无弋爰剑嫡系研种——烧当羌所占的湟水中游富庶地区，使自己富强起来，成为这一带的盟主^③。不管以后结盟的内容、形式如何变化，部落制一直是西羌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。

汉代西羌的部落名称，大概有三种类型：

一种是以动物名称命名部落名。这种名称比较原始，大概早期西羌的部落名称多采用这种称号。以动物名称命名，在易洛魁人中也存在④。西羌的这类部落有黄牴、白马、参狼、鹿牛、黄牛等。

黄牴，是一种大角羊，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发现的古墓群中，有以大角羊为题材的花纹图案，还有许多残留骨骸。从图案看它可能与图腾崇拜有关，但也是一种生活资料。

鹿牛，牛的一种，“无角，一名童牛，肉重千金，毛可为毼”⑤。毼是一种极好的似纓装饰品。鹿牛在西羌地区分布广泛，现今藏族地区仍盛产鹿牛。但以其命名部落，必然有它的特殊原因，可能与崇拜有关。

白马、黄牛，都是家畜，马可乘骑，牛是乳、肉食佳品。唯参狼既不能肉食，又不能役使，可能是凶神崇拜。易洛魁人中也以狼和其它凶兽命名的部落，大概都属此类。白狼部后来作白兰。

一种是以“父名母姓为种号”的部落名。父名和母姓，实际上代表父系社会和母系社会两个发展阶段。

无弋爰剑入羌前，西羌的一些部落已经完成了由母系向父系的过渡。恩格斯说，这种革命不侵害氏族中任何一个成员的利益，所以很快就实行了⑥。但是母系氏族依然存在，两者并行。从无弋爰剑开始，父权制很快发展，无弋爰剑用他的子孙的名字命名部落名，很快使许多母系氏族转向父系氏族。恩格斯说，“用父亲氏族的族姓之一来给子女取名字，用这种方法把他们列入父亲的氏族，以便他们能继承自己的父亲”，接着引用马克思的话说：“借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，乃是人类天赋的诡辩法。”⑦到西汉初年，西羌部落中已很难发现以母系为名的部落名号。除烧何羌中有老妇比铜钳，一度为“种人所信”，率领该部归附汉朝

外，别无记载。比铜铤也未因此而改变部落名号，该部仍称烧何。

用父系族姓之一给子女取名，在爰剑至忍几代中史料记载缺乏，无法考知；但从忍之子研开始逐渐就明显了。前已述及，从研开始，部落以研为号，研的子孙部落有大开（开）、小开（开）⑧、罕开（开、井、兀）⑨。兀，现读其，实为千音转来。今关中地区仍有此姓，并有村名。汉代最强的西羌部落之一是先零羌，先也是研（千）的谐音。西汉时，这些部落的分布，东至天水郡的罕井县⑩，西至青海湖以西到祁连山⑪，南至贵德循化⑫，北至庄浪河的允街，范围广阔。允街、允吾的允读铅，应是研种的子孙部落。

研嫡系传至烧当，部落以烧当为名，它的分支部落又出现烧何。烧当羌的别部为当煎、当阬，嫡系为滇良。滇良之子为滇吾，滇吾之子为东吾，东吾之子为东号。滇吾之弟为滇岸，滇岸之子、东吾之堂弟为迷吾，迷吾之子为迷唐。这些名字的规律，是仅取父名中的一字为自己名字的组成部分，以表示具有血缘关系，但无严格排列顺序。堂兄弟之间似乎也有—种排辈的意思，但不严格。烧何羌的兄弟部落有封何、留何。先零羌传至滇零，滇零之子为零昌，是父子连名制。通过对这些关系的研究，就可看出无弋爰剑子孙在西羌中的影响。

还有一种是以地名命名的部落名称。这种名称分两种情况：一是由部落名称转变为地名，地名与部落名并称；一是由已有的地名命名部落名。这类名称，大都是他称，而非自称。甚至起初自己还不知道自己有这种名称，但时间久了，也就接受了这种称号。

属于第一种情况的，如勒姐羌。以“姐”为名号的部落，西羌中较多，如乡姐、牢姐、弥姐，勒姐为其中之一，都是兄弟部落。勒姐羌所居之地，后来称勒姐溪。《水经注》：“湟水又东

勒且溪水注之。水出县东南勒且溪，北流经安夷县城东，而北入湟水。”可见，勒姐溪是由勒姐羌居此而来。今青海湖又称先零水，也是因先零羌居此得名。

第二种情况更多。《西羌传》记：参狼羌迁于武都，又称武都羌；白马羌迁居广汉，又称广汉羌；旄牛羌迁至越嶲，又叫越嶲羌。越嶲是由越嶲水而得名。东汉时烧当羌的一支居于陇西成纪县之长离川，称长离羌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记有“大种赤水羌”，《华阳国志》载有白水羌、黑水羌等，都是因地名命名其部落名。这些水名都是汉语名称，后来该部落也习惯于这种称号了，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关中北部地区就有这种部落名号的大批羌人。

另外，如发羌、大群（羌）、龙桥（羌）等，大概是古老的名称，内涵是什么，就无法搞清楚了。

部落是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。但是为了生存和发展，部落之间必须结成部落联盟。联盟内部进行经常的经济交流，促进生产的发展；当部落遭到外来侵犯时，联盟成员就要奋起抵抗，保卫部落安全。部落和部落联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，“强则分种为酋豪，弱则为人附落”，正是这种分裂、联合、联合、分裂的具体表现。

无弋爰剑是早期部落联盟的首领，但他死后，联盟解散，“子孙分别各自为种，任随所之”，这个“种”就是分支部落。后来至研，许多西羌部落又在研的旗帜下联合起来。西汉元鼎五年（前112）西羌中的先零羌又与封养、牢姐等部“解仇结盟”，联合反抗汉朝的扩张。

部落与部落之间，不是结成联盟的关系，“便都算是处在战争状态”^⑬，保持敌对局面。要结成联盟，首先就要解除敌对状态，交换信物，互送人质，取得对方的信任和谅解。“解仇”、“交质”、“结盟”，是西羌部落结盟时常见的程序。元康三年

(前63),“先零遂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仇、交质、盟诅”^⑭。

“盟诅”是结盟时共同发表的誓言。章和元年(87),烧当羌首领迷吾被杀,其子迷唐“与烧何、当煎、当阬等相结,以子女及金银聘纳诸种,解仇、交质、结盟”^⑮。汉代西羌与汉朝政府作战,动辄出兵10余万人,都是这种联盟的力量。

但是,这种因战争需要结成的军事性联盟,由于没有共同的经济基础把他们联系起来,因而不稳定、不持久的。一旦战争结束,互相交还人质,部落间又处于“战争状态”。西羌部落间由于生产发展缓慢,多次结盟又解盟,始终未能把结盟发展到建立起统一的政权,使西羌社会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落后状态。

另一种形式的结盟,是比较稳定的联盟,范围虽然比较小,但持续时间却长。

罕开羌是罕羌与开羌的联盟,早在西汉初年业已形成。罕原居于枹罕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金城郡枹罕县条应劭注:“故罕羌侯邑也,枹音铁。”此侯为何时所封,不得而知。开为研种羌的支派,又分大开、小开。西汉宣帝时,罕开联盟已经存在,并配合赵充国解决了西羌的反抗斗争。这个联盟组织,后来又分出许多部落,但名号仍称罕开。魏晋南北朝时活动于关中渭北的羌人中,仍有此种名号。可见这种联盟是长久稳定的联盟。

先零羌原先的部落比较大,在同汉朝的斗争中又多次扩大联盟,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。虽然有些同盟者离散而去,却仍有一部分部落长期依附于先零。西汉到东汉,汉朝对先零羌的武力镇压大小达10余次,并不断把降俘迁至内郡,而先零羌的力量仍在发展。永初元年(107),滇零领导的西羌大起义从陇西塞外打到安定,席卷陇东、北地,东下赵魏,南入益州,并在北地郡建立政权,自称天子。尽管首先起义的不是先零,但起义是在先零羌响应以后才迅速把斗争推向高潮。可见先零羌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内部联盟组织。先零羌的内部联盟能够存在,主要有两个

原因。一是他们击败烧当羌占有的湟中地区后，利用当地有利的自然条件发展生产，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。汉武帝驱逐先零羌，其中一部分进入青海湖周围，另一部分居于贵德县一带大小榆谷，这里土地肥沃，宜农宜牧，兼有西海鱼盐之利，密切的经济联系，加深了互相之间的依赖关系。共同经济的发展，为部落的稳定、巩固奠定了物质基础。因此，虽说战争频繁，而部落组织仍能够存在和发展、延续。二是“血族复仇”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。从汉武帝时开始，汉朝镇压西羌，首当其冲的就是先零羌。先零羌的首领被无辜杀害者不下数十人，战死者更是难以估算。部落群众死伤者不计其数。这些都严重伤害了先零羌的感情。先零羌反对汉朝政府的斗争，既是民族斗争，也是阶级斗争。以阶级斗争为动力，用民族感情号召群众，“把亲属部落联合在一起”，“对外的冲突，则由战争来解决；这种战争可能以部落的消灭而告终，但决不能以它的被奴役而告终”^{①⑥}。先零羌正是由于坚持不懈地斗争，才使自己发展、壮大。但它不会摆脱汉朝的统治。

三. 部落和部落分布

西羌的部落及其分布状况，汉朝政府当时的了解也是很有限的。《西羌传》在总述中说：

自爰剑后，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。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，及在蜀汉徼北，前史不载口数。唯参狼在武都，胜兵数千人。其五十二种衰少，不能自立，分散为附落，或绝灭无后，或引而远去。其八十九种，唯钟最强，胜兵十余万。其余大者万余人，小者数千人……发羌、唐旄等绝远，未尝往来。牦牛、白马羌在蜀、汉，其种别名号，皆不可纪知也。

这就是说，无弋爰剑以后的子孙分支部落为150种。此外还有发羌、唐羌、觫牛、白马等，不是无弋爰剑之后所领导的部落。150种的分布，赐支河首以西9种（参狼不在9种之列，当为错入）；52种或依附别部，或灭绝无后，不可考记；89种分布在河湟及陇东南地区，钟羌就在洮河上游西倾山之北。这种说法虽不一定确切，仍可作为了解西羌分布概况的依据。

下面分叙西羌部落：

1、婁羌

《禹贡》：“导弱水至于合黎，余波入于流沙。”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：昆仑之丘，“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”。昆仑山即酒泉、张掖之南山①⑦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张掖郡删丹县条本注：

“桑钦以为导弱水自此，西至酒泉合黎。”可见汉代称山丹县境之水为弱水，水出昆仑（祁连）山中，西流至合黎山南，北转入居延流沙。当时所说的弱水，仅指昆仑山下的“弱水之渊”，实即张掖附近诸水。

弱水之弱，《山海经》郭璞注：“其水不胜鸿毛”，《玄中记》言其“鸿毛不能载”。这都是从汉语“软弱”、“衰弱”之意的附会解释。试想战国时期汉文化尚未传入河西，当地河名何以用汉文命名？何况祁连山流出之水，落差很大，水势急湍，焉能说不胜载鸿毛。

此弱字实为音译，即汉代所称婁羌的婁。《汉书·韦元成传》：“起酒泉、张掖以隔婁羌，裂匈奴之右臂。”当时汉人仍以为张掖、酒泉南山之羌为婁羌，建张掖、酒泉郡以后就可阻断婁羌与匈奴之间的接触。然而，此时的婁羌主体已经西迁，进入阳关西南，而留在原地的仅是余部。《赵充国传》记：“酒泉侯奉世将婁、月氏兵四千人”，婁即婁羌，是此余部中被征入军队者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看出，婁羌原居于河西张掖、酒泉南山诸水流域。汉初西迁，一部分人到达西域。《西域传》记：其国

“辟在西南，不当孔道，户四百五十，口千七百五十，胜兵者五百人”。这个户口数同冯奉世手下的婼羌兵相比，显然少多了。可见婼羌不仅原居于弱水，西汉中期仍有部分人住在河西。西迁者进入西域，为婼羌国。

2、印羌

《西羌传》记：“至爰剑曾孙忍时……忍季父印畏秦之威，将其种人附落而南，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，与众羌绝远，不复交通。”根据羌人以首领姓名为部落名称的惯例，其部落名称即为印。

居延汉简记：当时在居延服役的有“小月氏、印羌人”^⑩。小月氏居敦煌、祁连间，与羌杂处，“被服、饮食、言语略与羌同”，此羌主要是印羌。两部杂处，服役时亦同行。

3、番和羌

《十三州志》：“西海县西有卑禾羌海，世谓之青海。”知青海在魏晋时有卑禾羌海之名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张掖郡有番和县，《读史方舆纪要》记在今永昌县西，当山丹县境内。番，据应劭注音皮，皮与卑同音。和音同禾。则卑禾当为番和之别译。番和县农都尉治所约当今山丹霍城地，霍城疑是番和的省译。

卑禾羌原居祁连山扁都口北。大概在汉末魏初进入青海湖西北，后来势力发展到青海湖周围，环湖而居，因而改汉鲜水为卑禾羌海。

4、葱茈羌

《三国志》注引《魏略·西戎传》：“敦煌西域之南山中，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，有月氏余种，葱茈羌，白马、黄牛羌，各有酋豪，北与诸国接，不知其道里广狭。”今葱岭塔什库尔干县的考古发掘实物证明，这里曾经是羌人活动过的地方，葱茈羌有部分人居此，葱岭得名或与此有关。

5、白马羌

上引书又记：“传闻黄牛羌各有种类……南与白马羌邻。”此白马羌与广汉白马羌有什么关系，不得详知其情，或原本系两部，或一部分裂为二。

6、黄牛羌

黄牛羌各有种类，知其下属部落甚多。据《汉书·西域传》：楼兰东南有婼羌，小宛东有婼羌，戎卢南有婼羌，渠勒西有婼羌，于阗南有婼羌、西夜、蒲类、依耐、无雷，“其种类羌氏行国”。从方位看，此婼羌与羌氏之中，应包括黄牛羌的若干部落。这些羌人部落，《十三州志》又称其为“葱岭余种”。

7、研种烧当羌

忍子研立，“研至豪健，故羌中号其后为研种”。“十三世至烧当，复豪健，其子孙更以烧当为种号”。研、烧当是嫡系。研在位时，秦孝公雄强。孝公元年（前361），秦“西斩戎之獫狁”④，当是秦雄强的象征。从研至烧当历13世，除去烧当为12世，如果从孝公元年算起，每世15年，12世为180年，则烧当即位应为吕后晚年（前181），说明文帝时正好是烧当在位年代，烧当羌之名也出现于此时。就在这时期，匈奴西破月氏，占领河西，危及湟中，西羌的一些部落被奴役。至景帝时发生了研种留何羌要求内徙的行动。留何东迁，自然削弱了烧当羌的力量。后来先零羌驱逐烧当，占领湟中，不能不说与此有关。

烧当羌从湟中迁出，带着它的地名允谷进入贵德一带，就以新居地为大、小允谷。但由于先零、卑湍等部不断侵犯，致使其“种小人贫”，处境维艰。东汉初年，马援等击败先零，烧当玄孙滇良与其子从大榆谷入，夺取先零羌的根据地大榆中，迅速富强起来。《西羌传》叙述此事时用曹凤奏文云：“自建武以来，其犯法者，常从烧当种起。所以然者，以其居大、小榆谷，土地肥美，又近塞内，……南得键存以广其众，北阻大河因以为固，

又有西海鱼盐之利，缘山滨水，以广田畜，故能强大，常雄诸种，恃其权勇，招诱羌胡。”烧当羌正是利用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等有利条件，从种小人贫发展成为盛极一时的部落。

中元元年（56），烧当羌首领滇吾训练出一批能指挥战斗的勇士为各部渠帅，于次年秋与其弟滇岸率步骑五千向汉陇西塞进攻，先战于枹罕，再战于允街，败陇西太守刘盱、谒者张鸿，陇西郡大部为其所有。永平元年（58）汉派中郎将窦固等率兵进攻烧当，战于西郡（青海化隆一带），烧当失败。烧当首领滇吾率部分战士逃往塞外，滇岸降汉。汉徙其降众七千口于三辅，封滇岸为归义侯，加号汉大都尉。这次汉朝出兵有郡兵、三辅募士、乌桓黎阳营及羌胡兵等合四万人^{②0}。滇吾在塞外流徙一年，不能生存遂归降，入居塞内^{②1}。

滇吾虽降，而诸弟子迷吾等继续与汉对抗。建初二年（77）夏，迷吾率众败金城太守郝崇于荔谷，诸羌纷纷响应。迷吾与封养种羌攻陇西、汉阳，汉将马防出兵击败。元和三年（86），迷吾又与号吾起兵，攻汉陇西塞。汉军反击，俘号吾。号吾说：“独杀我，无损于羌。诚得生归，必悉罢兵。”号吾归，诸羌各归故地。但是，护羌校尉傅育先是挑动诸羌胡互斗，后又请发陇西、张掖、酒泉各五千人击羌。迷吾闻讯，率众远徙，傅育穷追，至建威南三兜谷，迷吾设伏杀傅育。张紆继任护羌校尉，迷吾遣使请降，张宴羌众于临羌县，施毒酒中，设伏杀迷吾等首领八百余人，又追杀、俘虏部众二千余人，于是迷吾之子迷唐大怒，与烧当、当煎、当阬等解仇结盟，向汉军进攻。永元四年（92）襄尚任护羌校尉，招诱迷唐使居塞内大、小榆谷。次年，贯友任护羌校尉，在逢留大河筑城坞，作大船，造河桥，欲渡河击迷唐，迷唐率众远徙赐支河曲。九年（97）汉遣行征西将军刘尚等三万人讨西羌，迷唐大败，次年降，“种人不满二千，饥窘不立”。汉先将其安置于金城，后又强迫远徙，复归赐支河曲，“依发羌

居”。永初中，迷唐病死，“有一子来降汉，户不满数十”。

迷唐从章和元年（87）至永初中（约110）起兵为父报仇，历时20余载，进行了大小七八次战争。汉朝出动将军、太守数人，军队数万，更换护羌校尉八人（张纡、邓训、聂尚、贯友、史充、吴祉、周鲔、侯霸），终于打败了烧当羌迷唐部，使其部众离散，余户仅有数十。战争起因是由于汉朝的错误所致，中间迷唐数次归降，汉朝不仅不能以诚相待，反而迫使其两次远依羌，最后仅仅剩了一部分残众，其大部分民众死亡失散，这种后果完全是汉政府的错误政策造成的。

回头再看烧当羌的嫡系。滇吾降汉后传至东吾，居于塞内，后移居安定郡。永初元年（107），西羌爆发大起义，东吾之孙麻奴率部西走出塞，流亡于今兰州至武威山谷间。建光元年（121）当煎种羌以为麻奴是烧当羌的嫡系后代，降汉后汉朝“抚恤不至”，致使流离失所，生计艰难，于是联合其他诸羌部落反对护羌校尉马贤。马贤调武威、张掖郡兵夹击，反被麻奴等击败于令居。麻奴转入湟中，马贤来追，羌民力不能支，遂逃往塞外。后来在河曲一带孤弱饥困，无法生活，绕道而东向汉阳太守乞降。马贤得知，向汉阳太守追索。时麻奴已死，遂将其子犀苦“系质于令居”为奴。至此，犀苦与部众脱离，嫡系部落散亡。

烧当羌的另一部落称那离部，于永和三年（138）起兵于金城，攻护羌校尉马贤。次年，那离战死，部众散降。

延熹二年（159），又有一支烧当部落兴起，与“烧何、当煎、勒姐等八种羌寇陇西、金城塞，（护羌校尉段）熲将兵及湟中义从羌万二千骑出湟谷，击破之”^②。次年，段熲又追烧当羌于积石山，该部余众九十余口降汉。

东汉末年，又一支烧当羌在首领迁那率领下内附，汉封其为“假冠军将军、西羌校尉、归顺王，处之于南安之赤亭”^③。

8、研种留何羌

西羌习俗，“强则分种为酋豪”，留何当是从研种中分出来的一支。至汉景帝时，匈奴侵扰诸羌，研种留何羌向汉朝要求迁居陇西郡边塞，汉朝将其安置于狄道（甘肃临洮）、安故（临洮西）、临洮（岷县）、氏道（礼县西北）、羌道（舟曲北）等县，与武都参狼羌相接。

9、罕开羌

罕开羌是罕和开两个部落联盟的结合体，这个联盟的后代一直延至十六国时期。罕的来源与枹罕侯有关，枹读肤，罕的原字原音如何，今不可考。枹罕羌侯邑，在今临夏县。开又作井、丌，都由研演变而来，是研种羌的一支。

罕、开羌的分布，《西羌传》记：元鼎五年（前112）先零封养等羌“围枹罕”，知今临夏有罕羌。《汉书·赵充国传》记：神爵元年（前61）义渠安国至金城郡，“罕开豪靡当儿使弟雕库来告都尉曰：‘先零欲反。’”又说“雕库种人颇在先零中”。先零时在湟中，可见罕开亦有居湟中者。同传又记酒泉太守辛武贤的奏文云：辛武贤要从酒泉出兵，与赵充国兵“合击罕开在鲜水上者”。鲜水即今青海湖，青海湖周围亦有罕开分布。同传又记赵充国上书云：“又亡惊动河南大开、小开。”服虔注：“皆羌种，在河西之河南也。”师古注：“罕开，羌之别种。”河南指今青海黄河以南的河曲至河关一带到甘肃永靖县地区，说明今青海贵德、循化、尖扎，甘肃临夏一带亦有罕开羌。《十三州志》记：“广大阪在枹罕西北，罕开在焉。”广大阪意为开阔地，说明枹罕以西是罕开羌的又一居地。《水经注》：“漓水，又东径白石县故城南”，“又东，左合罕开南溪水，水出罕开西，东南流，径罕开南，注之”。漓水即今大夏河，白石在今临夏县西南，此罕开溪水可能就是今老鸦关河及其支流。水在罕开之南，其北则为罕开所居。《读史方輿纪要》记：“罕开谷在河州西。”河州即今临夏，此谷为何地，无法考知，但在临夏